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，辩解道：“我怎么就不自信了？你爸妈不在乎我，难道我可以不在乎他们的看法？”

“你是在埋怨我爸妈了？”

“没有啊！我就那么一说！”我顿时百口莫辩。

继而又是误解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凌一尧彼此变得如此敏感，一句无心的话就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。我不愿再这样争吵下去，说道：“今年我去新疆干工程，这两天就要动身了。”

凌一尧顿时安静下来，半晌之后才

34 与女友告别

开口问道：“你不是说不去了吗？”

“我也不想去，但我没有时间慢慢攒钱了，只能去那边拼一把，干出一点成绩给你爸妈看，兴许明年他们就会认同我的能力和诚意。”

“确定下来了？”

“嗯，小孟也跟我一起去。”

“唉！”她叹息一声，“为什么你不能理解我的想法，我也看不明白你的想法？”

凌一尧要去医院给她妈妈送午饭，在挂断电话之前特意叮嘱道：“我现在已经过得水深火热的，你就不要再添乱了，这段时间你别主动打电话过来，我有空了再找你。”

呵呵，她也有对我避嫌的一天。

我一边整理奔赴新疆的行李，一边等待凌一尧的回应。然而，当天下午我等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，她在电话里说：“吕钦扬，我们分手吧。”然后直接挂了电话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心里竟然一点痛楚的感觉都没有，麻木得就像是一个死人，过了许久我的手机振动了，一看是凌一尧发来的短信，她说：“刚才的话是说给我妈听的，你不要当真。你今天订票，我们回南京。”

我一下子精神振奋起来，回复说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明天中午，好吗？”她像在哀求我。

我当即开着摩托车赶往车站，订了次日中午11点20分去南京的长途车票。

第二天上午10点，我就在车站外

面等候她，手里捏着两张车票，既期待又忐忑。起初她还低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说等一会儿就偷偷跑出来，但之后便再也没有动静了。我有些焦急，又怕在不恰当的时刻打不恰当的电话，于是继续耐心地等。

11点20分过去了，我们要乘坐的那班汽车发动了，她还是没有出现，我捏着两张车票傻傻地站在检票口，不知道她到底是遇到了麻烦还是放我鸽子。10分钟之后，她终于发来短信说：“你直接去南京，我已经在路上了。”

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猜想她今天一定遇到了特殊情况，于是顾不上多问，赶紧重新买了最近一班的车票。

经过一下午的颠簸，我抵达南京时已是晚上7点了，凌一尧已经到了那里。半个多月没有见面，她迎面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半天才肯撒手。

“今天请你吃西餐吧。”我说。

“你钞票多了，钱包都装不下了？”埋怨归埋怨，她还是开心地和我去了一家西餐厅。

“你怎么突然想来这里？”她问道。

我说：“总不能让你一直跟着我吃大排档吧。”

她摆弄着手里的柠檬水杯，嘴角浮现一丝无奈地笑，若有所思却又缄默不语，我很想探究她内心的想法，但最终还是没有询问。

厨师把两份牛排端上来后，我帮凌一尧将牛排切成小块，左手叉右手刀，动作有些笨拙。

她好奇地看着我，调侃道：“你像在给牛排做手术。”

我惭愧地问道：“是不是很丢人？”

“不，挺好玩的。”她开心地笑了。

当晚我和她住在那个我们曾经一同经营的小窝。

夜晚11点多，我们都没有睡着，在被窝里手牵着手，像以前一样躺着交谈。头顶的天花板是蓝白相间的花纹，如同小时候从万花筒里看到的图案，映着窗外昏暗的灯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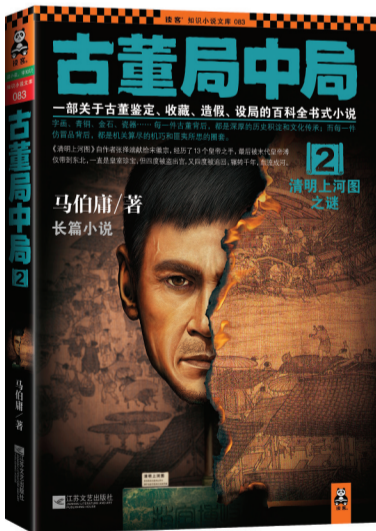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南京只待了一天就要奔赴新疆，凌一尧送我去南京火车站，但她连候车大厅都进不去，我和她在安检口仓促地分开了。我本想回头与她告别，但入口拥挤着太多的旅客和工作人员，我们只能隔着长长的通道相望，最后两人打着手势，在一面玻璃幕墙的内外杵着。我们听不见对方的声音，只能面对面地打电话。

这时，检票口通知检票了，我在玻璃墙上哈了一口气，在上面写了两个字：“等我。”

我对她挥了挥手，她清秀的面容上没有一丝表情，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落。这一刻，理想和抱负都变得那么滑稽，我只想再拥抱她一次，却已经不可能。我没有回头，也不敢回头，只能拎着沉重的行李，混在拥挤的人群中，踏上疲于奔命的旅程。

（摘自《与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（本连载结束，敬请关注下期连载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林荫道上只剩下我和钟爱华。钟爱华道：“怎么样？许大哥，我没撒谎吧？”我看着他：“药不然就算被抓，也是罪有应得，但你打算如何对付我？”

钟爱华笑道：“对付许大哥你就更简单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林荫道另一侧又传来一阵脚步声。我看到有十来个男女，里面还有两个老外，他们脖子上挂着相机，

37 再上博士楼

手里拿着记录本，很快跑到我们两个人身边。

钟爱华指着我，对他们大声喊道：“各位，这边，在这呢，这位先生就是许愿。”

众人一阵惊呼，纷纷举起相机、打开闪光灯拍照起来，我有些不知所措想往后退，他们却不依不饶，一个个大着嗓门，提的问题一个比一个犀利。钟爱华凑到我跟前，拉着我的手，悄声问：“许大哥，感觉如何？”

我瞪着钟爱华，眼里几乎冒出火来。这个混蛋，可真有手段！

忽然，一阵“大雨”从天而降，浇在我们所有人的头上，那些记者猝不及防，纷纷尖叫起来。钟爱华本来精心整理的分头被水浇得形象全无，显得非常狼狈。我比他也好不了多少，浑身被浇了个精湿。我摸了摸头发，发现这不是雨水，黏糊糊的，还有种难闻的气味，粘在头发上很难弄掉。

这时一个女生从博士楼的三层探出头来，不紧不慢地对下面说：“请你们不要在楼下大声喧哗。这次只是营养液，下次就泼浓硫酸了。”

我一抬头，看到戴海燕正俯瞰着我们。紧接着戴海燕又开口说：“许愿，你还不快上来睡觉？你再不上来，以后就不要来了。”戴海燕扔下一句话，就从窗台消失了。

我当机立断，拨开围在四周的记者，朝博士楼走去。

到了三楼戴海燕的寝室前，我敲了敲门，门开了。

“你为什么非要帮我？”我局促不安地问道。

戴海燕说：“我不知道楼下刚才发生了什么，我也没兴趣知道。不过我若是不管，你明天就来不了了，我这个人最讨厌话说一半。如果你明天来不了，还不如干脆今晚把话一次说完。”

戴海燕开口道：“下午我说的，只是你在《清明上河图》流传版本说法上犯的低级错误。现在我要说的是，你对这幅画根本不了解。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，先来个小测试吧。我问你，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幅画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清明指的是农历清明节，上河是指上坟。这幅画的主题是北宋汴梁市民过清明节时的汴河盛景。”我回答。

“错，大错特错。”戴海燕摇摇头。

“哪里不对？”我一愣。

戴海燕俯身下去，在一本书上翻到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一页，把画页转向我面前，用右手食指指向画的最右侧。她指的位置，上面画着五头驴，每头驴的背上驮着两篓木炭，正被人牵着朝汴梁城

走去。

戴海燕讥讽道：“农历清明，已是晚春时节，马上就是立夏。宋人冬季用炭取暖，夏天运炭进城去做什么？你再看看这里。”

戴海燕又指向画面的中间，那里有几处酒家，酒幌飘扬，有三处酒幌上可以分辨出“新酒”二字，这大概就和现在的广告一样，标榜自己的酒是新品。

“新酒的意思，就是用刚熟的粮食酿成的。无论你酿酒的原料是高粱、小麦、糯米或是大米，清明节这些作物都还没成熟，哪来的新酒上市？”戴海燕提出了第二个问题。

“这……”

戴海燕没容我思考，又指向了画面上的第三处。这是画卷中的一座大拱桥，桥上熙熙攘攘，桥两侧都是商贩。

“那几个小摊贩的案上摆的是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切开一半的西瓜。”我回答。

“你说宋朝有没有大棚温室？能不能在清明节吃到西瓜？”戴海燕的目光犀利无比。

“那你说，清明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我放弃辩解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